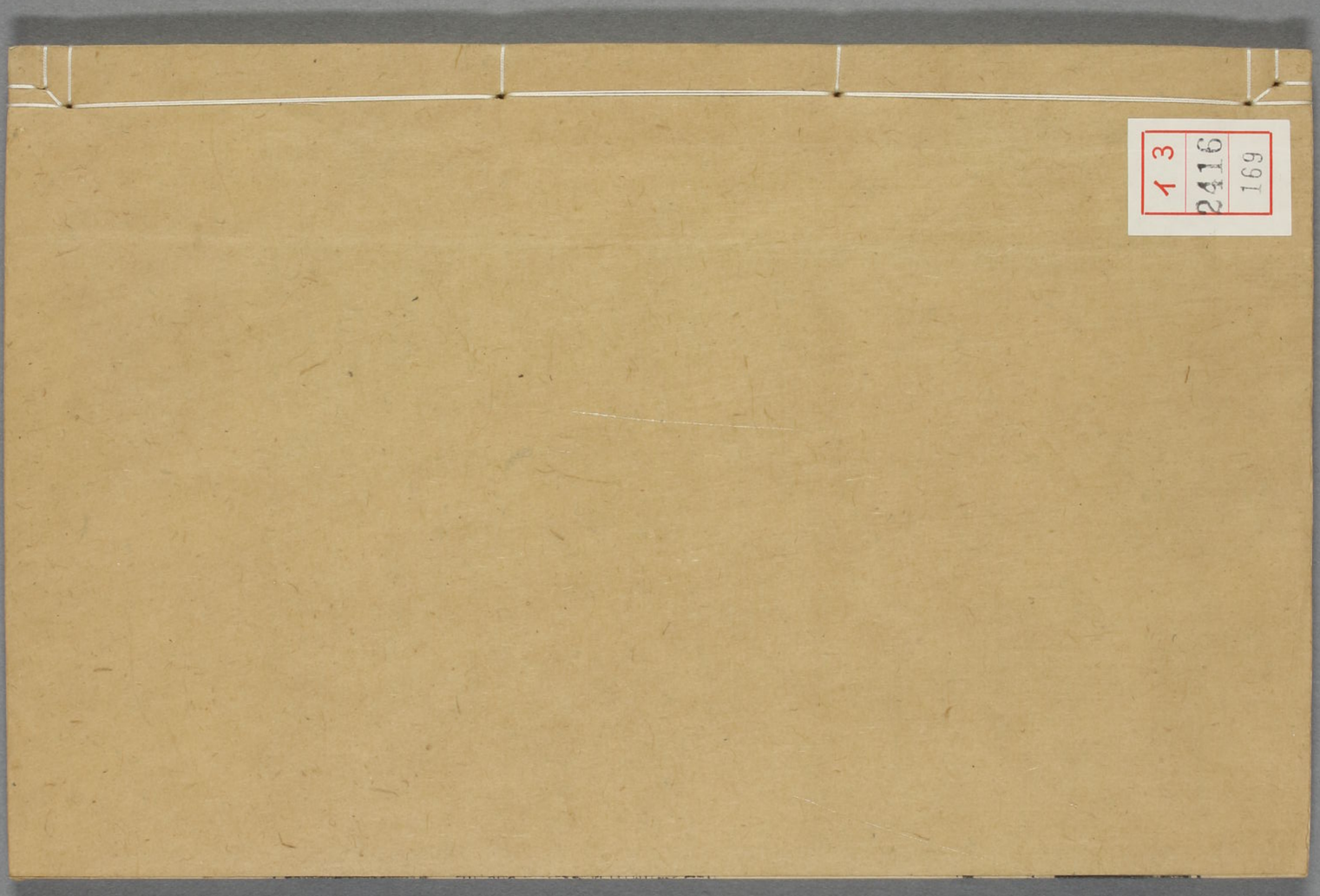

1 3
2416
169

紳一

禮記玉藻曰凡侍于君紳垂足如履齊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紳二

書紳論語曰子張書諸紳

束紳又曰子疾君視之加朝服束紳　垂紳晉錦

搢笏禮記曰搢笏　束紳漢郊祀志曰縉紳者不道謂搢笏束紳先生之徒或云薦紳　又難蜀文曰大帶革帶之間

曳紳詩云合宴曾孫壽考曳紳　又晉箴曰風義動簪紳　又　纓紳

13
2416
169

<2004-729>

李澤文庫

詩云濟濟盛纓紳解紳謝惠連雪賦纓佩而解紳大帶衣代之泉紳韓劍詩曰泉紳修白石劒攢高青天紳又曰懸瀑垂邵詩曰簪溜擲天紳玉紳簪兩也

韠一

增釋名曰韠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人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又曰跪襜跪特襜然張也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

禮記曰一命縕韠幽衡再命赤韠幽衡三命赤韠葱衡又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級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

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又曰有虞氏服韠鄭箋云冕服謂之韠冕服謂之韠他服謂之韠唐車服志云朝

增五經要義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食獸肉而衣其皮先知蔽前而未知蔽後又曰韠者舜之所制也裳前之蔽也又曰天子朱韠諸侯赤韠白虎通曰紱者何謂也紱者蔽也又曰天子朱韠諸侯赤韠白虎通曰紱者有德也

增徐廣輿服雜注曰蔽膝古之韠也戰國連兵以紱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韠魏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解朱紱佩青紱宋史輿服志曰韠從裳色上

有紕下有純去上五寸繪以山龍火上接革帶繫之

載二

原 環濟要畧曰舜始作載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 增 拾遺錄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綖繫麟角而去夫子系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哀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抱麟解載而涕泗焉 漢書東方朝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蔽膝登階又曰王莽妻著布蔽膝見客 魏志曰武帝內誡令曰宮人位爲貴人金印藍載女人爵位之極 又曰文帝賜于禁以魏王時自所佩朱載 吳志曰孫權潘夫人有娠夢人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生亮

載三

原 夏山 殷火 禮記明堂位曰夏山殷火周龍章 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 載

前 在股 上詳載一 韍在股邪幅在下 詩曰赤

載四

原 斯皇 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又曰朱芾斯皇 又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方來易曰朱紱方來 增

困赤紱 又曰困于赤紱 垂朱紱 杜甫詩曰扶病垂朱紱 一映白髮 白居易詩曰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 還鈴閣 又曰便留朱紱還鈴閣 原 君朱臣素

詳載藏也 我戴子佩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戴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藏注謂隱

珮一

原 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一說文曰佩從人凡聲也佩必有巾從巾 蔡謨毛詩疑字議曰以為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又曰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彼留之子遺我佩玖 又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又曰童子佩觿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又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箋云璲瑞玉也 又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 原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又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音 又曰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原 又曰立則磬折垂佩

主佩倚則臣佩委 晉又曰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 楚辭曰長余佩之陸離 又曰何瓊佩之偃蹇衆芳蕪穢而蔽之 宋又曰虛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 又曰白虎通曰所以明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佩環能大道德即佩瑱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故農夫亦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針縷亦佩玉也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璜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蟾珠以約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爲

瑀 晉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此所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宋魚豢魏畧曰有雙璜雙琚瑀衝牙瑱珠爲佩者漢明帝采古文始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佩水蒼玉 晉宋舊事曰太皇太后崔鈿白玉佩 宋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飾五兵佩 晉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綏拖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想佩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加貴妃金章紫綬淑妃銀章青綬闐玉佩　隋書曰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朝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珮二

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曰百姓琁富何謀于樂天子嘉之賜以左佩玉華（郭璞注云玉華佩之精也）又曰天子渴于沙中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頰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晉典畧曰孔子逸衞衞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左傳曰晉獻公使其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佩衷之旗也金寒玦離何可恃也　禮記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敦有鞶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晉鹽鐵論曰子思銀佩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

寶也經侯解劍佩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劒
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晉 又
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珮至流水之上大夫
莊辛見而悅之 拾遺録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
王遊乎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取永桂之膏燃以
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蛾出
員丘之穴穴洞達于九天中有細珠流出可穿爲結因
用爲佩 又曰漢昭帝穿林池廣千步植分枝荷狀如
駢蓋日照則葉低蔭若葵之衞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
元珠可以飾佩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

美女服阜班婕妤以下皆元綬罽珮 漢蔡邕輿服志曰
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 晉令曰皇太子妃
珮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諸長公主諸王
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元玉 鄴中記曰石虎出
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 唐書曰憲宗
懿安皇后郭氏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凡朝望三朝
帝率百官詣宮門爲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
外婦車騎駢塡環珮之聲滿宮

珮三

原 蠙珠 象環 具詳珮一

紉蘭 連蕙 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 王逸注紉索

也又曰連蕙若以爲佩過鮑肆而失香婦人捨珠玉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姬脫簪珥解環珮再拜請衛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罪公悅許諾

言賦曰腰佩六氣首戴天文

蔡昭侯爲兩珮如楚以一珮獻昭王子常欲其一弗與三年止之獻于子常乃得歸

雙渠璜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左傳曰楚以一珮獻昭王子常乃得歸

雙渠璜

禮記玉藻曰君子佩備章采其人佩則衡牙

出火玉

董巴漢輿服志曰孝明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篇衣裳玉佩備章采其人佩則衡牙雙渠璜皆以白玉爲之

漢武帝內傳

出火玉之珮

遺澧浦解江濱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江濱遊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也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無所繫尚可比

左傳曰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之德溫潤尚可比焉

連日月

捨玦解環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姬脫簪珥解環珮再拜請衛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罪公悅許諾

六氣

五星佩帶五星道士服也六朝詩傳元太

浮商獻楚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左傳曰楚以一珮獻昭王子常乃得歸

雙渠璜

無所繫尚可比

遺澧浦解江濱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江濱遊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也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左佩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右佩刀礪小觿金燧婦事舅姑同右佩玦捍管

乞飛霞

曹植與陳琳書曰帶蛇虹以爲紳連日月以爲佩韓愈詩曰乞君飛霞佩與我高

左佩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右佩刀礪小觿金燧婦事舅姑同右佩玦捍管

觿大鴈木燧婦佩箴管線繽施縈衡大鴈木燧

章德

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佩以象德

爲度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觸以納其間璜衡牙觸二衷中

衷旗

詳佩也旗表也

禮容

玉德

昭聲

昭其聲也于以

有聲

容觀玉聲

不變

行不變玉

鏘

用之聲以發之

制容

文選以制容辭曰佩繽紛其揜

幽

詩曰藻佩亦鏘鏘

鳴

詳佩

掩轉

轉遂委絕而離異

佩

杜甫詩曰楚宮久已成幽恨佩爲誰服飾部

趨佩

柳宗元詩曰晨趨佩響切

佩漢史曰單于來朝賜以玉具劒佩

紳佩纓之士皆儒學也

纓佩文選曰倒冠落

落佩杜牧賦曰空爲丞

痞佩柳宗元弔屈原文曰沈瀣世闊疎

佩今孰與世遠守渤海使民賣劒買牛賣刀帶劒佩刀何如帶牛佩犢

犢佩文選

佩今孰與世遠而不光

佩魚服飾線論唐之綬佩魚之制

草承霍霍承委佩

花迎參詩曰花迎劒佩星初落

佩緞豚史曰子路性勇

緞豚冠雄雞佩緞豚

佩霹靂孔六帖曰唐元宗欲廢皇后王氏后兄守之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靈木刻天地文及帝諱佩之

佩霹靂

佩韋韋弦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范丹字史雲董少平性緩佩弦以自急西門豹佩韋以佩弦

佩安危李晟傳曰淮西好佩采瓊玉貴人佩干闐玉

垂蒼玉維詩曰佩玉垂蒼韓愈詩曰帶

佩聲隨杜甫詩曰鳳池頭

佩聲歸王維詩曰佩聲歸到鳳池頭

蘇秦佩蘇秦爲從約長

列相六國歎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鄺生佩漢王納酈食其之言

欲立六國後曰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流景揚輝曹植洛神賦

妙符彩昭爛結綠懸黎寶之微

光潤清越殷仲堪與湘王牋曰所致玉佩光潤清越可謂瓊琚也

流景揚輝

解佩素以解佩結言楚辭

曰墻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

王粲識珮擊虞決疑注曰漢末喪亂無玉珮王粲識舊珮始作

識珮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崇使之令玉佩皆受法于粲也

石崇雕珮

王子翔風雕玉爲倒龍之佩

增佩聲珊珊杜甫贈鄭駙馬詩曰將翱將佩聲珊珊

佩玉將將音鏘詩曰將翱將

原佩服無數

揖讓有聲先王有制所以比德君子無故乃不去身

賦　唐胡運佩賦曰玉有環珮所以節威儀珪璋所以
應朝覲朝覲貴乎特達威儀在乎淑慎則珮之爲用以
德聞珮之爲服以禮進既取堅以縝密亦體柔以淵潤
其彩炯明涵瞞瞭之華其聲清越諧金石之韻豈止法
先王之服戒乎大夫抑以觀古人之象原之帝舜由是
表尊卑之飾彰朝覲之美佩山元而抱水蒼搖搖兮耿
光左宮羽而右徵角鏘鏘兮垂委非徒抑其進退亦以
制其容止珩璜相煥品命不渝貫以桃花之綬錯以明
月之珠時也朝北極歷天衢明玉殿耀金鋪徽音生于

矩步繁響起于風趨濟翼爲君臣之榮觀逶迤乃賢哲
之令圖亦何必搴修蘭于長坂折瓊枝于遠區然後爲
美乎別有楚臺神媛越國名姝嬌羅艷縠秀色鮮膚振
鳴玉以亮響踐瑤階以跗躅聲珊珊兮若有無睇綿綿
兮意愉愉翩躚躚兮望坐隅欲從君子禮之拘乃歌曰
佩玉瑟兮德音發中規矩兮聲不歌馳畋獵兮思故慎
壽考不忘兮長歲月端法服兮臨魏闕羣后觀兮萬方
謁　麻不期佩賦曰夫聖人彰德以建物表意以與名
禮容孔備制度昭明衣冠振序簪紱齊榮亦茲佩之爲
用隨劒履而揚聲觀其所興爲自古昔玉華既重于周

后蠙珠亦珍于漢辟蓋將以威儀節度知無不易豈徒
矜珠玉之芳聲喧步頓之前跡懿其符彩照燭流曜輝
光宮徵合韻左右鏗鏘此亦邦國之儀範爲衣裳之典
章于是垂爲臣倚爲主式標上下動合規矩亦非獨洛
妃解贈于陳思漢女見投于交甫爾其幽人所重君子
攸資則蘭蕊馳馨于楚客象環騰譽于宣尼斯偶物昇
榮助荷衣之蔥翠因時適用陪藻服之葳蕤既而天子
會朝臣御華闕冠蓋雲發公侯進退而爲容卿士俛仰
而趨謁茲珮也幸朝儀不棄流響未歇既連帶于虹蜺
庶傳名于日月　衝牙賦關名佩必有節牙惟應聲既燭

燭以光動始鏗鏘而韻清馳聲曲折之間突爾乃激方
隨步武之際跳然若驚嘉其琢自良工飾于君子冀靜
聞而中矩每徐轉而知止乍旁達以散遷忽高飄而間
起比于德寧無故以去身習乎容諒和鳴而入耳是知
宮徵交應周施必問助清音而靡絕混眞質以纕分將
觀其禮朝于君假抑揚而有耀侯動靜以成文故乃藉
此相攻彰夫必佩宜爾同聲服而非礙顧規摸之可則
宛在其中聽寡寔之無差不離于內則知俯仰寧阻進
退皆由引異響而非往配禮容而必周虛徐互振寂寞
相求洞晨照而彌徹驚微風而更幽原夫製彼奇形韻

茲良玉雖杳杳以將盡竟遲遲而潛續澹以成章靜而應曲重輕莫雜恒宛轉而下垂左右皆調每玲瓏而中觸由是孤光屢進片影彌輕駐幽音而乍默佩逸勢而俄成方將應組綬厠瑤瓊應疾徐而洞徹順激射以鏘鳴故其悄以分音玲然自我當待扣而逾寂匪輕搖而孰可豈不以佩服紛綸威儀衆夥徵衡牙之微旨然後知古禮之不墮　裴度古君子佩玉賦伊君子兮何師逸淳古而繹思儼然有章相威儀于樂只溫其如玉故切磋而佩之縝密是比貞明所資追琢斯成既殊張氏之印清美可羨寧匹孔侯之龜是用濯自丹水取諸元

圃君求美質我則表溫潤于光容臣聽好音我則動淒滿于步武結以紳帶綴以環組使感之者在約而思純服之者居令而行古豈比夫詩人無文贈雜佩兮夫君驟人著美紉幽蘭兮之子是以嘉其抱素貴以合眞想見白虹之氣思聞清越之聲發凝輝兮既昭我述鏘雅韻兮必俟君行是以敬慎稽度獨高人情至若斷以爲壺徒玩其質執而爲璧徒旌其秩豈若用之有方垂之無必威儀棣棣則粲然之光進退瑲瑲動則泠然之律是以古之君子物有其章溫恭可象環珮其鏘既覩容而生敬諒播往以傳芳然則貞玉之質非賢無以服

用昔賢之佩非玉無以表彰故佩斯敬覩斯莊方今野無遺賢山不藏玉彼華佩兮同昔時以入用彼君子兮思古人以自勗故能振休風播淳俗則今日之佩玉昔賢之高躅者也

原 銘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欒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慄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佩柔韋是貴

原 啓齊褚彦回謝賜珮啓曰傳詔宣敕賜臣玉佩一具製懋姬贏寶冠荊越璇瑰鎮曜珩玦凝華采賁蓬楹響

閒繩戶佩服載鷩心容交惕　梁簡文帝謝敕賜玉佩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徧垂露賜臣方温謝德比振慙聲

玦一

增 說文曰玦玉珮也珮如環而有缺故云玦也　原隨巢子曰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晉書曰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緄帶金辟邪首爲帶玦

玦二

原 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左傳曰狄人

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寧莊子矢使守曰子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　漢紀曰項羽與沛公飲鴻門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默然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昭儀遺玉珊瑚玦　後漢書曰史始謀殺光武兄伯升乃會諸侯以成其計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殺　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史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各一　宋　漢末傳云先主既取成都大會作樂乃取劉璋所藏金玉寶玦以賜功臣　魏畧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鄴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侯因人說之繇即送

焉　魏氏春秋曰明帝時張掖郡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有玉匣開蓋上有玉玦二橫一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蕭子顯齊書曰何須辨文此自久遠之物即九錫之徵也太祖曰鄉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王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劃帶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　杜陽編曰唐文宗宮中有黃金蛇出階光灼宮人以珊瑚玦下之并玦而帶去上尋庫得真金蛇貫玦上曰此隋煬帝爲晉王賜陳夫

人者熟視下有阿麼字

玦三

【左】佩金　賜玉　左傳曰晉太子申生帥師晉侯佩之金玦不復雖復何爲金玦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君有心矣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關內侯賜以玉玦　決嫌疑　決狐疑　白虎通曰凡能決嫌疑者即佩玦故見所佩玦即知其所能故遺其臣亦授之以玦晉受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曆數既終當禪大晉故與之玦凡受命居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斷決狐疑應天順人受曹氏禪而無疑得應佩玦故以賜焉是以有二玦

玦四

【晉】清玉　杜甫詩曰清刻佩連玦環　珊瑚　又曰腰間寶玦青珊瑚　捐玦讓太

財表曰既望汨以懷沙甘赴湘而捐玦又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　似玦　韋應物詩曰荊山之白玉

兮良工雕琢雙環連月蝕中央鏡心穿故人贈妾初相結恩在環中尋不絕人情厚薄苦須臾昔似連環今似

玦　思帝鄉　劉禹錫環玦兮

紫玉玦　蘇軾詩曰空煩赤泥　視徘徊　視環玦以徘徊空嗟白首

【唐】佩玦而斷　莊子曰空環即還與之玦即還臣賜環則反賜玦即去又曰

玦五

【宋】賦　魏文帝玉玦賦曰有崑山之妙璞產層城之峻崖　烏玉玦　又曰遠致烏玉玦茶也　墨也

潔丹水之炎波陰瑤樹之元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爲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與玦即去　大夫得罪待放于郊公與之玦則去

原 書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踰鄙旨乃不忽遺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須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環一

曹 說文曰好佩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環 莊子內篇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毛傳曰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也 晉左思蜀都賦曰其中則有青珠黃環

環二

晉 王子年拾遺記曰顓頊時北海之濱有勒題國皆衣毛無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爲飾獻墨環色如淳漆左傳曰穆叔之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賢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 原 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知能解

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合德上五色文玉環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　梁書曰柳悅武帝之鎮襄陽悅祖道帝解玉環賜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　唐史高力士幼失母及貴得之嶺南母曰胷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慟哭一

環三

反絕　解連荀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反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下詳環一

必佩　當還列女傳曰后妃進退必鳴玉佩環　樂府曰后也　王母獻　叔子探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乘白大刀頭有環問何時當還及益地圖羊祜五歲此祜即諸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

環四

象環　禮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注象牙有文理言似已有文也五寸法五行環者取其循環似已德之無端也　玉環　左傳曰晉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增　經解曰行則佩環有佩環之聲　賜環　黃庭堅詩曰黃州逐客未賜環　原　重環　詩曰

盧重環以環帶犬也

地理志曰有妓媲號汴州婆娑每召飲與以三環

三環

史貨志曰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綫輕小凡入九萬才滿半斛綫與線同

綫環顏浚傳宋泰始中通私鑄而錢大壞長三寸謂之綫環錢入水不沈

阿環上元夫人

玉環楊貴妃小字

瑤環齊侍人

銜環後漢楊寶七歲行于所侵寶見之而憐因養飼乃去及寶遭事入華山見一黃雀被傷爲蝘蜓所困將歸置箱中采黃蕊飼之經百旬瘡愈旦來暮去忽一朝變爲黃衣少年銜玉環一雙來報寶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代爲三公果如其言

猿獻環孫恪妻袁氏偕物志曰中國者天下八十一有海環之者九謂之九土

華胥環瑯嬛記曰季女山白水碧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壇墠心有所思隨念輒見因名曰華胥寶環

玉環韓愈馬君墓誌曰瑤環瓊瑰琬琰稱其家兒也

原雀

指環雲溪友議曰韋皐遊江夏與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逾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沒後得一歌姬貧如玉簫中指有肉隱出如玉環

環五

賦唐錢起象環賦曰聖有制作人貝爾瞻是環也用之撝謙成乎其規故有典有則全乎其素故匪雕匪刻動法天旋溫如玉色可以觀象見意可以取文昭德終日佩之其儀不忒豈夫員通既固雅麗且殊皓質中澈騰光外敷守其明也處暗室而不昧偕其道也映素服而如無飾南容之珪貞而弗渝諸組綬不亦宜乎或有黃雀酬恩鄭商所利其名則

一其宜則異皆浮俗之所珍乃老氏之遐棄寧若斯爲美也將君子而比義文而不華垂之如隆循環無極參日月之在躬佩服有常于韋弦而戒事固知宣尼之旨有要有倫于此表禮創物乃將卑服謙身是以成形而不受其彩散璞而不失其眞瑩爾情性貞明日新捨之則禮容若缺用之則法度是循物既合權古稱其善常虛心以隨運雖匪石而可轉覩妙用之昭宣知前哲之舒卷　沈仲象環賦曰佩服之設惟德是瞻夫子之服素而博夫子之德稱而廉式制象以表諸儉豈無玉兮體乎謙謙而伊何服用有則捨實

佩無以彰其無位制象環實亦明其讓德匪玉兮匪金是雕兮是刻取其焚身之齒奮其截肪之色磨而不磷涅而不黑相彼玦矣謂其玦之有離制此環兮體其環之不極因良工以表器奉聖人以聘國苟炯戒之斯存曷威儀之有忒于是不師爾制爰始我謀錯落增色晶明克殊寫金規于顧菟掩素彩之隋珠崇其五寸之範輝彼十圍之軀貴其文兮我則文而能潔謂其曲也我則曲而不踰既圓體以就滿亦虛中而應無服爲身表環爲佩器若禮義之相須豈周旋之暫墜將以體象其法理亦以循環乎志意雜章甫以爲飾騰組綬以生輝

蔚禮經以留規掩水蒼之故事明夫素王立範象豈因循必使動容有則箴規合倫得禮容之不選著盛德之日新環之質兮取其終始圄極象之齒也取其堅白可珍體夫子之歷聘周流似夫子之從時屈伸象環之制兮其義不淺謙撝之旨兮因斯而闡道崇受物用能寬而有容理貴適時體如九而任轉忝明試以効拙敢獻賦而旌善

笏一

原笏手板也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　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以魚須飾竹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象伸故飾竹本以象　又曰天子搢笏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又曰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中廣三寸凡笏皆然諸侯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大夫又從中殺至下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　大戴禮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原三禮圖曰士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鮫魚鬚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笏

圭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于腰帶中五代以來惟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主于敬不執笏示非記事官也

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　文獻通考曰挺天子之笏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爲之笏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令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　又曰開元八年敕諸笏二品已上前詘後直五品以上前詘後挫並用象九品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聽依品爵執笏假板官者亦依此例　常朝錄曰唐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于架上百僚則各有笏囊吏持之　宋史輿服志曰括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詘于禮未合今欲倣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以鎮圭爲約從之　又通考曰宋大觀中詳定儀注所言者及羣臣助祭本無執玉帛羔雁之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見于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脫笏非吉也說者以爲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羣臣冕助祭執笏當事則搢其陪位官亦合

笏二

晉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劒搢笏以示無仇

後漢輿服志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褘帗帶搢笏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受河宗注帗韠也笏音笏搢猶帶也夾佩左右兩佩

後漢書曰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閤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

江表傳曰漢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

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又曰孫權既即尊位會請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郡國志曰晉明帝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蟠螭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宋書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爲觸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憎忤祐以禍彥向詳咨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甚不悅祐具以言狀帝意乃解

又曰綦母珍

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
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
黃門手板宮何須問帝大笑　齊書曰豫章王嶷薨見
形于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
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
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宋書曰明帝起事諸方
並舉兵帝與蔡興宗言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否興
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籌之清蕩可必但
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
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不已上曰如卿言　又

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弒立孝武入討劭宏在
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
信周法道賫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　北
齊書曰爾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
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
制矣　又曰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
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
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
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後帝鑱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
所對文襄之言以功求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

釋而勞之　唐書曰常達歸賊薛舉奴張貴曰識我否達瞑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懾　又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置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　又曰宋璟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見張易之等後至促步而附璟舉笏却揖唯唯　又曰張九齡體弱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爲笏囊自九齡始　又曰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又曰王播善口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又曰朱泚召段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而前嘻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少連會田流血　又曰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顏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段秀實以笏擊賊臣今我以笏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又曰魏謇文帝時爲起居舍人上謂之曰卿家有何舊詔對曰北多失墜惟簪笏獨存令進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此乃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又曰崔元亮改諫議大夫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

在陛前伏流涕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
合從顯責又言承璀于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舉上初
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
悟拜絳爲中書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語吾不
知爲損又面賜絳紫袍爲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
時勿易此心　又曰初唐昭宗屢徵司空圖不起柳璨
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
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按璨
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故圖無意于世　孔帖曰唐韋
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

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薦之而進于上　唐韋端符
衛公故物記曰三年冬端符于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
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
與他物服器十餘物訖讌端符即丞居爲客謁丞延入
就次因請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
出發函有玉帶一公擒簫銑時所賜于闐所獻素錦袍
韈袴皆非華人所爲象笏不類今笏火鏡椰杯等凡十
三物文皇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丞因請韋作衛公
故物記　南部新書曰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
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曰便爲將來故事矣　五代史

曰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　錢希白小說曰宋丘巒爲兩浙進表開寶末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巒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面其中三面甚大工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常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獨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爲節度使而非眞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巒乃以第一面附歸蓋欲致之于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遺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巒以奉錢昭宴昭宴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衞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于數矣何聶老之術其妙如此耶　又曰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鋪家買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笏耳官人爭得似賜緋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沈大驚延于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罷後貧道方爲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于吉州章

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笏三

記善　書思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紀善刺過今之持板以象焉禮記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通理　耀握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東方朔見之喜曰非庸人所解用白直上至下直如弦不得出邊絕理　桑四村當令理通直從劉義恭啓事曰聖恩優重恩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板耀握非吾朽薄所宜服受　書題詩　書字唐王起兼太常卿禮議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之宋太宗有疾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史趣太子入侍　書慎密　署謹密唐崔滌元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漏洩乃于滌笏上親書慎密二字以誡之唐崔澄性滑稽善辨帝恐其漏洩禁中語以謹密二字

原與孟岐　擊錢鳳　洞冥記曰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晉書曰溫嶠知王敦有異志欲出外備之乃請爲丹陽尹敦許之恐錢鳳說敦留已因餞會自起行酒至錢鳳伴醉以手板擊鳳憤隧竹色曰大漸字令親密史趣太子入侍而不行　擢傳三世　執百人　唐語林曰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別置所內一旦以示敬謹　居安思危　假武修文　唐裴晉公以文皇敕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書于笏以爲至戒周遜輿服雜事曰應仲遠去晉謝緁秦王其後謁者持七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宮皆執刀劒漢高假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

笏四

左傳曰哀冕鞾韠　鞾珽　珽注珽笏也　大夫士又轉其下前廣二寸半有殺也終葵首者于轉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也　終葵首　鄭注笏制曰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

紹興六年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
太上皇帝所賜象簡詔還以賜綱　移南山　唐李賀詩
笏移南山　白帝前動

量西室　維摩居士西室以手板量
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

插手板　因
有緑事馬上插手板

袖手板　韓愈詩曰行納
手板付丞相

拄笏看山　王巖
之初不落眞境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執笏教歌　唐宋
謂王曰卿有府日久山當相料理巖使教婢日執笏簾吟自如

執笏交拜　吳志曰朱
為吳王治每進見擁常親迎執版交拜

斂版正色　檀道鸞春秋曰桓
元張眼曰桓胤長史謝重斂版正色曰公廢昏

以笏叩額　唐文宗與同平章事
立明功高社稷風
塵之論宜絶聖聽
守澄鄭注等知之使
為開封司馬申錫望
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

以笏書遺　
守澄鄭注等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貶

叩額叩額北望而頻呼曰眞明主眞明主

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書令僕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　修贊胡氏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記事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乃不修贄而執笏手是攝齊　橫笏之禮廢

橫奏　宋慶曆中知滄州楊偕召還令聞日入對凡對必條數十事皆默記于笏上令橫笏以奏之

倒執　晉桓溫大陳兵衛將移晉室既見溫坦之流涕沾衣倒執手板安徐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天下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又曰小功不脫笏當事悲哀之時不在記事善相笏体咎多驗呼為評事果然　捻笏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賜世忠　紹興二年賜韓世忠帶笏戴坐

賜李綱　

稿唐魏徵薨帝臨朝歎曰朕比使人至徵家得書一紙乃半稿其可識者曰公卿之內情有愛憎者惟見其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謹慎其大畧如此夫宜書于笏庶知過必改也

笏書奏事宋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事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楊笏見李相宗楚客楊再思韓琬無競楊笏謂曰朝禮不敬由貫直言輒衣紫擁笏曰師少年毋使簉山東態

陳勝負五代史曰王彥章至京師入見上以笏擊僕隸宋晏元獻公以笏等勿其不恭勤還第

賈隱林貌偉唐德宗見賈隱林偉節度使循臣從父也帝陽節度使循臣從父也帝

呂用之術窮六帖曰唐術士呂用之憚高駢恐術窮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高駢

詩元趙孟頫題孔道輔擊蛇笏詩曰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鄉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實藏絕勝象牙堆滿牀

賦唐王子先笏賦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辨方位垂衣裳制笏手板整乎維綱莫不明有德著才良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能則外文而內質取其前讓後

效則上圓而下方笏之時義遠矣大矣蕭何列其深規
郭璞辨其微旨請原爲用本特申建造之始採文竹拔
象齒爰謀爰相載考載擬華皖功錯英明卓峙煥飛霞
綴流晷殊相逸發奇文秀起五岳備焉四瀆呈矣上及
君帝下及庶士或魚鬚而表其章或玉珽以申其美故
能朱紫不奪尊卑咸理懿夫植性端平文理中正間瓊
弁而雪白對華纓而氷淨出入必書俛仰惟敬其在宗
廟即措而請享其在朝廷即端而受命豈不用捨隨時
物莫之令雖冠冕之貴黼黻之飾徒有備于朝儀孰與
玆而同德

晉賛晉王卉之笏賛曰愼爲德要惟善用光敬上尊賢
貴不踰常用制斯器備對遺忘因事施禮升降有章

銘唐孫樵笏銘曰靈多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
公爲笏悠虎可噬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
不倒指月不蝕標儀餘臆起鯁開直

晉謝賜象簡表曰御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
侍郎臨賜新指畫之威儀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
牛馬設囊豈有唐人之風度執以正容書以待命入趨
表著知文竹之非珍傳示子孫庶甘棠之不朽

崔豹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長泥溺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謂之複其上
單者謂之宛下謂之韤 三禮圖曰複底曰舄單底曰
履又朝服謂之履祭服謂之舄燕服謂之屨 周禮曰
冬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
句注云凡舄之內有屨屨外又加以舄王赤舄下有白
黑二舄后元舄下有赤青二舄但言赤黑特言其尊者
耳繶者縫中之細以赤絲黃絲爲緣也句者屨頭之拘
謂之絇 輟耕錄曰按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
舄也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曰王錫韓侯元袞赤舄則
諸侯與王同矣所謂元舄青舄王后祭服之舄也 文
獻通考曰祀天監之後諸王朝服有黑舄開國公侯伯
子男助祭郊廟有赤舄 宋史輿服志曰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用黑舄以烏
皮爲之常服則用白舄以絲爲之 元史輿服志曰金
攀龍口玳瑁襯釘舄一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如意頭
銷金黃羅緣口玉鼻又飾以珍珠金

舄二

列仙傳曰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劒舄存 拾遺
錄曰秦王子嬰寢于望夷宮夜夢有一人長丈餘鬚髮

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
夢則始皇之靈所著舄則安期所遺者

舄三

原 複下 乾腊 鄭元注曰複下曰舄一又釋名曰舄其末下使
韋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

晉 龍口 漢武內傳曰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二更之後西王母降于殿前履鳳文舄下詳舄一

原 金華 韋韝 革韝 曹植七啓曰金華元舄動趾遺光揚雄長楊賦曰華不注服虔注曰韝舄也又行賜尚書舄又曰家廟藏赤舄

舄四

赤舄 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元舄 三禮圖曰皇后羣衣元舄褕翟赤舄鞠衣青履

玉舄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于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 又云嶺表菖蒲澗有菖蒲一節九寸安期服之飛去遺下玉舄

文舄 陸續衆衣經曰冬成君始封之日衣羣衣履繡舄一 龍舄 風土記曰衣美爽之輒曝光華之龍舄

豹舄 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以爲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革舄 風俗通曰孝文身衣弋綈履革舄 皂舄 王喬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舉羅張之但得雙舄呈所賜尚書履也

露舄 韓愈詩曰暄方謝是四年晨蹋露舄 隋舄 明皇幸華清賞花國忠及三妙皆從別爲一隊五家隊合爛若霞綺遺鈿鬪舄瑟瑟璣琲狼籍于道

香謂數十里亂爲漢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軍又亂其爲履無不顛倒錯爲淳于髡曰州閭之會男女同席合樽促坐履爲交錯厚爲杜氏幽求曰哀衣博帶高冠陵爲莊子曰竈蟷之衣緌纓厚爲注陵爲車前也言物因水成生萬錢衡波傳曰足于陵阜則化爲車前無常形也屬萬錢之爲于陵爲車前也言物因水成生萬錢衡波傳曰足屬萬錢之爲漂寫日光宛如游龍一雙張安國詩曰泰階歷盡郎歸來亦爲几几應一雙爲五

詩宋蘇軾謝人惠方爲詩曰胡孫短鞚格粗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輕身只欲化爲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却笑珠凝學梁家名解脫便于禪坐作跏趺

賦唐錢起豹爲賦曰麗哉豹爲文彩彬彬豹則雕虎齊價爲與君子同身故得飛聲入楚見賜留秦曩者何爲隱霧而不下今復何幸對雪而迎賓蓋因虞者之獲成于匠者之手苟當時以爲用雖殺身而何有于以履之美且無度既居下以禦濕亦迎前而啓路花映香塵光生玉步借使登朝廷列臺閣規矩不改會同自若投其迹必陟鴛鴦之行取其文不改犬羊之蓐詩人歌其事春秋美其名捨則止用則行拂漢齊飛遥分鄭令之術入朝曳響近雜尚書之聲彼糾糾葛屨珊珊珠履一則固窮一則僭起制度首出憲章俱美嘗試談論其茲

鳥而已士或覽之而言曰象以齒而焚龜以骨而斃況之豹也憑巖穴以逞欲以爪牙而自衛而有用于人竟以皮而戾一朝寢處成此新偉夫斑文散煥毳毛蒙密映鶴擊以迴暉臨翠被以曜質于斯時也不可談悉亦有刻意未參卑秩東郭之曳履長穿王生之結襪何日思蔚然而一變歌豹爲以自畢　又賦曰豹可爲兮鬱矣其文材賈害兮用之楚君用之則那爲爲凡凡雖工與其飾亦天鍾厥美奢以則之衆目所視異哉惟雜爾巧有詭其制也青葱掩其眞赤繶慙其麗動容而彩射金屋舉趾而聲傳玉砌諒服翫之惟奇知修靡之無藝徵夫至理也匪威儀不忒匪古訓是則甚葛屨之失禮同鶡冠之敗德何役智以宣驕乃自躬而刑國噫先王立極念茲在茲服有常度行無越思何爾爲之豹飾雜珠綺與文狸若昭其泰無乃簡褻是爲也君子歎之觀乎異狀班然周慮霞起煥爾文質當其踐履知我者謂我惡居下流不知我者謂我親承玉趾則知物有所歸天之眞數惟豹作爲殺身思遇惜其有美而來亦以禦寒之故雖雨雪而盈尺俾陽和而在步不然者寧踐于斯路客有感而言其文也何麗其用也何薄當卑步武之間徒異犬羊之鞹飾被已慙于翡翠爲裘更羨于狐

貉別南山之霧以奉進趨同鄴縣之鳥願翔寥廓　謝良輔豹爲賦曰惟茲爲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于君子其用也見美于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含章可久栖止隱霧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殺寧畏險而挺走豈知獻狀于獠者之身入用于屬人之手敏手既至光華增媚兩美必合一朝成器信常功之嘉猷爲盡飾之美利苟賞善之在我甘殺身而不懟曲直裁成威儀可覩若向也獸而今也爲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攸宜周官之赤繶無數左之乍合乍離每唯命以進退將有翼于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懷文彩之奇故尚書之曳履聲則有音中郎之倒屣義亦爲美雖措足以同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實怪于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惜飛鄴縣之可慕願賓上國之皆墀冀吾君之一顧夫材俟時而進用時須材以求索彼微獸之有章亦飾躬而制作慕公孫之凡凡恥滑稽以文錯幸參鵷鸞之行無雜犬羊之鞹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亨對斯文而不怍

靴一

釋名曰靴本戎服也趙武靈王所作常短勒以黃皮

爲之後漸以長靿軍戎通服　晉傳咸表曰涼州民先辮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筆談曰北齊全用戎服長靿靴　文獻通考曰隋文帝聽朝之服有六合靴與貴臣同服　朱子語錄曰隋煬帝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皁靴乃馬靴也後世循襲遂爲朝服　唐六典曰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烏皮靴　宋史輿服志曰宋初沿舊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禮制改靴用履中興仍之乾道七年復改用靴以黑革爲之大抵參用履制惟加靿焉其亦有絢繶純綦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武功郎以下去繶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技術官並去純底用麻冉重革一重裏用素衲擅高八寸諸文武官通服之惟以四飾爲別服綠者飾以綠服緋紫者飾亦如之倣古隨裳色之意　又通考曰宋制天子之服有皁文靴大宴則服之　元史輿服志曰紅羅靴制以紅羅爲之高靿　又曰雲頭靴制以皮幫嵌雲朶頭作雲象鞠束于脛

靴二

晉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靴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

利動心也遂與之　唐史曰皇甫鎛詔出內帑所餘給邊兵故繕陳綵觸手輒壞士怒焚之裴度奏闢鎛指所著靴曰此內帑所出宰韌可服帝信之　又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屨而靴

靴三

增加韈

原織成　上詳靴一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足下織成花靴一緉　又鄴中記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織成靴

擊吏　自取靴履擊之　後周王羅性急有吏俠私陳事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賜之得其死力

用銅錢　鄭愔掌選贓汙有輟耕錄太府少監呼魯奏取黃金三兩為御靴刺花用上上曰亦不可金銀首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而鍍金者可

原實軌遺　李白供奉翰林常侍元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官白輒為妃泪止唐朱桃推成部人隱居不仕浮游人間長史實軌遺以鹿情麂靴不肯脫

增叔通加帶　馬周加貚　唐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皮為靴加以帶子束事物紀原曰唐馬周以麻為靴殺其勒加以御貚故事不許著入殿省至是加飾乃許也

原毛寶血滿

原韋斌雪沒　王隱晉書曰溫嶠討蘇峻參軍毛寶為簡所傷貫脛徹靴及歸營使人拔箭血流滿靴　唐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會大雪在庭者皆振裾更立斌獨不徙足雪沒靴

原繡靴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頒足下繡靴一緉宋范成大詩曰繡靴畫鼓留花住剩舞春風小

家如其語捕獲一時擒叫察

留于道不得前乃休傳舍至抱持其靴戎夜亡去

辟支佛靴　酉陽雜俎曰于闐國賛摩寺有非絲非皮非絲歲久不爛

藍采和靴　藍采和一脚靴一脚跣

抱刺史靴　唐崔戎爲華州刺史遷東海沂密觀察使民擁

韓丹　唐李白詩曰青雀黃鵠遊碧山金銀宮闕在雲間安得羽翼生兩肩一舉直到天地外

銀靴　南唐近事曰元宗幼學之年馬權常給使左右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徹極須賚有等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

錦靴　唐李白詩曰青雀黃鵠羽翼生兩肩一舉直到天地外錦靴黨蛾眉紅錦靴

石靴　酉陽雜俎曰于闐國劍利市有石靴

賣靴　列仙傳曰文燃馬骨自作靴賣太丘人也

虎皮靴　梁簡文帝自造玉劍與詔大悅之

黃庭堅謝惠畢詩曰麝煤漆澤烏紋靴

貴靴　漢書曰任城王潛有乘馬人換其新靴城外諸婦以靴示之此靴焉得無親爲乎

滿靴　詩曰泥土

賜進士靴　宋太平興國二年賜新及第進士諸科綠袍靴笏

逸事　宋祥符四年以河中遺逸劉選爲評事賜綠袍靴笏銀帶束帛及五言詩

換婦人靴　酉陽雜俎曰文潛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之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

賜遺　宋太平興國二年賜新及第進士諸科綠袍靴笏

出門厭　又曰出門

泥土滿　蘇軾

烏紋靴　

原釋名曰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四教也

考詩曰綸衣綦巾聊樂我員　晉束晳近遊賦曰老公帶合歡之帽少年著叢角之巾　六朝詩曰惆悵惜荷巾　又曰晨起整巾帶　後周書曰宣政元年初服常冠以皁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文獻通考曰隋文帝聽朝之服有折上巾與貴臣同服　又曰隋制文臣有平頭小樣巾　金史輿

服志曰巾之制以皁羅若紗爲之上結方頂折垂于後頂之下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寸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六七寸當橫額之上或爲一縮襵積貴顯者于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海陵賜大興國者是也　元史輿服志曰祭宣聖廟執事儒服有軟角唐巾

巾二

晉後漢書曰光武徵鮑永永疑不至既知更始亡乃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詣河內（幅巾著冠但幅巾束首也）謂不

又曰鉅鹿張角自稱天師弟子數十萬人始起兵皆著黃巾以相識別故世謂黃巾賊　原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巾一角霑而折二國名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表紹崔鈞之徒雖爲將軍皆著縑巾太祖以天下未定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之帩合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貴賤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衣蒞事侯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魏志曰諸葛亮出斜口司馬宣王拒之堅壁不與戰

亮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原 又曰華歆爲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 博物志曰魏文帝彈棊用手巾角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 晉羊祜與從弟護書曰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還歸鄉里 益州護軍范通謂王濬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王渾能無愧乎 鄒湛與曾書曰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刀巾 又曰謝萬宅萬石簡文辟爲從事中郎著白綸巾鶴氅裘版而前帝與談移日 晉山簡本傳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著紫衣巾熟錦袴褶 原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鄰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復著之 梁 梁書曰武帝賜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 原 又曰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 唐 又曰賀德基少遊學都門積年不歸衣

資產乏又恥服故弊盛冬只衣襖襦袴嘗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　劉憑事始曰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下議請著桐巾子以桐木爲之內皆漆詔從之　唐書曰賜供奉官及諸司長官則有羅巾圓頂巾子後遂不改裴冕自制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　又曰張易之兄同休嘗請王公大臣宴于司禮寺因謂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剪紙自帖其巾反紫袍遂作之　又曰周武后擅政多賜羣臣

巾子繡袍勒以回文之銘皆無法度不足紀至中宗又賜百官英王踣樣巾帝在藩時冠也　孔帖曰武攸暨安樂公主出降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邀之詔見曰山帔葛巾不名不拜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慕卿門第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戚爲之惟卿非所宜也　又曰李愿節度鳳翔用婚家寶緩與帳中兵驕驚怠眥衙將李臣則等因衆怨忿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　秦再思紀異曰昭宗播遷于鳳翔朱梁率諸道甲馬奉迎車駕時侯王將帥在岐下者皆以珠一

顆盤蹼頭脚貫以銀線而簪之又軍人咸以珠飾巾競相誇尚洎朱梁篡立乃知珠已居人上者久矣　酉陽

器奇曰皇甫元眞于新羅得一辟塵巾持與高璡乞田知性命翌日試于郭外時久旱塵埃且甚高顧視馬尾颺及左右騶從並無纖塵執之體覺虛涼

巾三

清　承露　遇雨方言曰兩複結謂之幘巾或謂之覆髮巾　下詳巾二

穿頂　折角　東晉近遊賊二又張文懿曰帶穿頂之誤巾　下詳巾

羅　烏角　白鸝　杜詩曰二老白鸝巾　國有草名白鸝鬚其花可杜甫詩曰細軟青絲履光明白鸝巾　文懿曰錦里先生烏角巾又蘇軾詩烏角巾　高昌可以爲布爲巾　戴方　裹尖

李白詩曰首戴方頭巾　五代　鹿胎　白鷺　唐上官昭容詩蜀王衍好裹尖巾其狀如錐　如胎巾　白鷺巾　李白詩吳江曰橫披豹皮褲倒戴鹿胎巾　黃庭堅詩曰爛醉從欹白鷺巾　蓮花　仙桃　女道士頭戴蓮花巾程伊川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又明道伊川衫則大袖巾則濶幅元祐間人皆效之

巾四

原　絳巾　東觀漢記曰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絳襜絳巾奉迎世祖拜純爲前將軍封酇侯　白巾　漢書曰朱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出教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青　綠巾　又曰巾單賤者所服故于漢末　青巾　邵氏聞見錄曰宋太祖微時過涇州長圖于寺壁青巾褐袍及貴遂易以冠服　漁巾　高九萬詩曰丘園有漁巾　綸巾　詳巾二又

蘇軾詩曰一簪華髮岸綸巾又詞曰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詞曰待明朝醉巾重岸

葛巾 文獻通考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在慈在魏並葛巾又杜甫詩曰呼兒正葛巾

珠巾 通考曰宋嚴鼓服飾茶酒班十人內紅拂執從物八十三人皆珠巾

幧巾 唐書曰蕭儼歸葬廬陵幧巾素褒諸郡廳設拜敬守桑梓

燕巾 輟耕錄曰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人戴之秦謂民爲黔首漢謂僕隸爲蒼頭漢書謂尚書大傳曰庶尹象刑犯所服此其證也後世通謂之燕巾

皁巾 漢書曰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墨者皁巾冒絮上巾爲冒絮

華陽巾 晉周顗華陽巾手執羽扇

烏巾 杜甫詩曰頭戴小烏巾

金巾 黃庭經曰中有眞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

鼠耳 劉言史詩曰鹿皮日休詩曰虎文巾青藜鼠耳巾

醉巾 蘇軾詩曰風回落帽醉巾斜又宋吳文英詞曰醉巾重岸

潑巾 北山移文曰灑巾北岳

岸巾 然岸巾幘

在絳房 四帶巾 金史輿服志曰金人常服有四帶巾

十襲巾 宋文同詩曰遂剪十襲巾加以重篋盛

一字巾 雜志曰一字巾謂之岸幘

五柳巾 陸龜蒙詩曰義五柳巾

向鏡理 梁簡文帝詩曰向鏡理紈巾

索將 語兒巾 元稹詩曰俗重語兒巾

借樣裁 陸龜蒙詩曰借樣裁巾帕

竹皮巾 王維詩曰俱簪竹皮巾

蹋鴟巾 范成大詩曰一生心愧蹋鴟巾

紫領巾 范成大詩曰田間紫領巾

幅巾渡河 三國志曰袁紹幅巾渡河

角巾經還 晉書曰庾亮有東下意王導曰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

還烏衣 原幅巾而居東觀漢記曰昔更始以鮑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將軍更始沒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世祖

飾巾待終 後漢陳寔傳曰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鄭元幅巾 鄭元別傳曰大將軍何進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惟幅巾一宿而去

孔融禿巾 後漢書曰曹操既嫌忌孔融令丞相軍謝

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不遵朝儀黃巾微行融云位爲九列

脫巾求糧　事類　後漢書曰袁紹討公孫瓚瓚窮困紹禁軍糧或自呼于道曰拘孕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馮運米三萬斛至上喜謂太子曰米至吾父子得生矣　岸巾出門　宋書曰王弘傳曰帝怒岸巾出門顧謂弘曰岸

脫巾挂壁　李白詩曰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取巾漉酒　詳巾二

側注云著巾露額曰岸

原　蔡琰清辨曹操賜巾五

文姬寧有才辨又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爲胡騎所獲曹操素與蔡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請曹操請之蓬首徒行即頭請罪音辭清辨旨甚酸哀操感其言乃遣原在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曰大司馬呂侯親近吳郡徐廣慷慨有才志侯知其可成賜巾褥與共言論

宋蘇軾謝陳季常惠一揩巾詩曰夫子胷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團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憐白苧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　又謝人惠雲巾詩曰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元霜合比肩　元陳櫟再用易巾韻詩曰隨處聊憑製漆紗豈其官樣必京華竹皮最古今宜履椰子稱奇亦貯茶禿髮已知頭似筆笑顏底用面如靴小冠子夏時方尚岌嶪青雲難自詩　明于慎行上尚

巾禮成羣臣稱賀賜白金文綺詩曰負扆年來海岳安
春朝繡幘始成冠龍樓拂曙天顏近玉座垂旒日角寬
九廟神靈應已慰兩階環珮不勝歡邇臣幸奉青蒲對
珍賜還看出上闌

晉啓周庾信謝滕王賚巾啓曰奉敎垂賜鹿子巾一枚
解角新胎戴藤初朶落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旣
剪長命之縷仍縫翠羽懸推芙蓉高讓遊斯隱士足笑
鼓皮入彼春林方誇筍籜某逢鬢鬆颸衰容耆朽三秋
不沐寔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謹啓

帽一

增釋名曰帽冒也故加于衆體之上　寶錄曰大帽野
老之服至後魏朝臣皆戴之江左時野人皆著帽後乃
高其屋　晉書曰帽名猶冠也義取于蒙覆其首其本
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于冠
因或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服之
程氏演繁露曰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
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
文獻通考曰宋制執儀仗者有錦帽　遼史制曰引夾
旗及執柯舒鐙仗者服帖金帽　宋史制曰小祀皇帝
硬帽　元史輿服志曰學士帽制如唐巾兩角如匙頭

下垂

帽二

雜 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麈落帽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月嘉辰貴姊戀膺大冊上遺金花紫綸帽以陳踴躍

魏略曰大餘國以金銀飾帽 魏志曰孟達與諸葛亮書云貢白綸帽一顏以示徵意 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典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賜御織成帽

晉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嫗悅其貌爭遺新帽或云著破帽入市市嫗競遺新帽 晉孟嘉別傳曰嘉爲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風吹嘉帽落嘉不覺溫使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厠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之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出獵著金縷織成合歡帽

宋書曰沈慶之隨宗慤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又曰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沈慶之于殿前戲之曰尚之何不著鹿皮帽

齊書曰徐龍駒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敕 又曰豫章王嶷妃庾氏常有病寥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

至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因極宴盡歡 原 梁書曰到
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于是密敬
事焉 增 又曰初賀革之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
中丞江革以情告之荅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
湘東王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 又
曰桓崇祖爲豫州刺史魏攻壽春崇祖著白紗帽肩輿
上城決水破之 原 後魏書曰高昂轉司徒好著小帽
世因稱司徒帽 增 原 又曰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
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垂裘阜帽 原 北
齊書曰齊制惟天子紗帽臣下絨帽特賜平秦王歸彥

紗帽以寵之 後周書曰獨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
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人咸慕信而側帽焉 增
隋書曰後周之時著突騎帽凡小朝公宴咸許戴之
唐書曰張巡前驅將李滔救東平佯叛入賊或告巡曰
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曰我誘之
也 又李晟本傳曰初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錦
裘繡帽自表李懷光諫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祿爲賊
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顧相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唐書曰代宗禁阜衫靴以異官健 五代史曰唐
明宗時吐蕃披虎皮以拜落其氈帽亂髮如蓬 又曰

蜀王衍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隨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帶大帽　宋史曰王全斌伐蜀京師大雪太祖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冷況征蜀將士乎即解所服裘帽賜全斌全斌受之感泣　語錄曰宋仁宗時方以漆紗爲帽　程伊川本傳曰伊川常服高帽簷劣半寸置繫絛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綠篆文

帽三

青螺　金鷰社甫詩曰烏帽拂塵青螺粟帽之文地

宋史曰金吾押牙服金鷰帽

烏紗摇　蘇慕遮晉輿服志曰成帝咸和中制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帢垻

帢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宮官著烏紗摇汗帽也當時士人往往皆著摇頂圓耳　揮麈前錄曰高昌國婦人戴油帽謂之

砑帽置槿　蘇慕遮

砑光簪花　帽打曲明皇自摘紅槿置帽上帽極滑久而方安喚曰花奴　仇池筆記曰冠元弼嘗言徐州通判李珣有子七歲素不善詩忽咏張落花去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誰同砑光帽一曲舞花杳父驚問之答曰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王濛入市　孟嘉登山　俱詳帽二

鳳凰度橋　山鵲歸林　俱詳帽二

紗帽　杜甫詩曰管寧紗帽淨人盧全詩曰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　柴門反關無客紗帽龔自珍詩曰逸子靈溪劉盛公練帽以杖荷屣與桓語語畢負荷以去　晉烏帽杜甫詩曰爲客裁烏帽

白帽　癸辛雜識曰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

走云常著皁帽又云著綦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晉時貴賤通典帽門載侯霸著帩帽皆在家常著帩帽豈以帩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他如白帢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贊如輕雲餘伯巾杜詩光明白氎巾當念著白樂天詩云青笻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衣服皆用麻重而軟齊輕而功總多寡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帶紵衣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不待言哉葛雖布屬亦

紫綸巾 郭中記曰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日皆著紫綸巾 又六典曰常州出紫綸巾縣出紅綸巾 綸巾乘車 漢書曰大將軍梁冀歸第綸巾乘輜車 宴日著綸巾乘紫輜車 繫頭 魏志曰李通卒有客弔之李子方哭便進上閣中出以綸巾繫頭著袍有怒色 鶴氅綸巾 晉謝萬著白綸巾 金粟綸巾 酉陽雜俎曰荊州有鶴氅裘 衲十合彩色子一器中收水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 謎半日餘色漸薄唯金粟綸巾鷺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衣服一

原 釋名曰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

增 世本曰胡曹作衣黃帝臣也 易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詩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原 又曰子有衣

裳弗曳弗婁 又曰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又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又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增 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又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緇衣之蒩兮敝予又改作兮

原 又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我私薄澣我衣 又曰心之憂兮如匪澣衣 又曰西人之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又曰維

子粲粲衣服　又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增　又曰綠衣衣兮綠衣黃裳　原　又曰衣錦尚褧　禮記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又曰問人之寒則衣之又曰衣服不鬻于市　增　又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原　又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又曰衣服有別

又曰衣服異宜　又曰燕衣不踰祭服　增　又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　又玉藻曰衣正色　又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元衣而養老　又月令曰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原　又曰禓襲禮之文也注衣服或禓或襲之文以爲禮也　周禮曰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人雖富衣服不得獨異　增　又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原　左傳曰衣身之章也　又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論語曰衣前後襜如也　又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又曰春服既成　增　爾雅曰衣梳謂之褹褶謂之襭緣謂之純衩謂之襈衣皆謂之襟祓謂之裾衿謂之袸佩

衿謂之褾執袵謂之襜衣蔽前謂之襜婦人之褕謂之縞縞緩也裳削幅謂之纁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絹帛輕且溫夏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原 墨子曰古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白虎通曰衣者隱形自鄣蔽也 文中子曰衣裳所以防其躁也 又曰聖人衣足以蓋形以禦風寒 古艷歌曰樊樊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漢書曰齊國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 拾遺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渠搜國之西有析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大壽木之林一樹千尋若經憩此木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繩山來會其國綴毛草爲繩結網爲衣如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獻網衣一襲帝焚于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此物故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又曰員嶠山南有池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 又曰禮敬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芳茅以爲衣 又曰晉太始初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 文獻通考曰舊袭服用織成

建武中齊明帝以織太重乃采畫爲之如金飾銀薄時亦謂天衣　又曰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采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　又曰唐制九品以上則絳褠衣制如絳公服而狹袖形直如褠不垂　又曰唐敬宗寶曆二年閩東國貢舞女二人衣輧羅之衣無縫而成其文巧織人未之識焉　又曰宋太宗端拱二年敕非命婦不得服泥金銷金真珠褒綴衣服　又曰宋朝皇后之服常服龍鳳珠翠霞帔　又曰宋大中祥符間禁民間服皁班縝衣　宋史輿服志曰景德三年詔內諸司使以下出入內庭不得服皁衣　又曰仁宗皇祐七年初皇親與內臣所衣紫皆再入爲黝色後士庶寖相效言者以爲奇衺之服于是禁天下衣黑紫服者　又通考曰宋高宗中興以來文武臣初除正謝進士唱名賜襲衣章服及百官賜時服並遵用省記崇寧看詳祗候庫格技術官之服有紫緋綠　遼史志曰公服謂之展裹著紫　又曰臣僚便衣謂之盤裹　金史輿服志曰金人常服有盤領衣　又曰金人之常服其色多白三品以皁窄袖盤領縫腋下爲襈積而不缺袴其腰肩袖或飾以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鶩捕鵝雜花卉之飾其

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爲文其長中骭取便于騎
也

衣服二

增 魯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
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
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
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
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晉語曰晉獻公使太子申
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
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
征先以觀之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
將服是衣必先詛之 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
皆牂羊之裘韋以爲帶 尹文子曰昔晉國苦奢文公
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
之衣脫粟之飯 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 又曰鄭
子產民歌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褚
盛也 辰 韓子曰晏
子相齊妾不衣帛 增 又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
出天雨緇衣而反其狗吠之布怒將擊之朱曰使汝狗
白而往黑而來能不怪哉 莊子曰莊子衣大布之衣
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士有道德不

能行儉也衣敝履穿而貧者非儉也 原 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與門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逾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足愛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之人安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增 春秋後語曰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後宮蹈綺穀之衣而士不得短褐 琴操曰思革子為賢併衣糧與之自度不得俱活二人俱革子石文子叔慾子三人為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于空桑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得俱活二人以思革子為賢併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 淮南子曰林類衆落期衣若懸鶉 說苑曰齊林既者衣聲朝景公景公曰何忽服小人衣邪林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狗吠服羊裘者不必羊鳴今君衣狐裘者能狐鳴乎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天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舉者以各舉一時之事白之五時衣始于此 漢書曰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原 漢書曰鄧通文帝夢上天不以椑船為黃頭郎施其髮于船頭因以其名名郎曰黃頭 衣服

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又曰漢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之　又曰雋不疑佩環玦褒衣博帶服至門下謁暴勝之　淮南氾論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　後漢書曰更始時授官爵皆羣小賈豎膳夫庖人多著繡而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諸于大褕衣也　又曰祭遵爲人廉約家無私財常衣韋袴寢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祭肜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　又曰東平憲王蒼侍肅宗饗衛士于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衆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時賜蒼及卿琊王京書曰間饗衛士于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惟王孝友之德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　謝承後漢書曰袁忠乘船戴笠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

著青絲長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

帝詔與朝臣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又曰甄皇后生毎寢家中人髣髴歸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内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内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廻良久帝乃出曰怪卿持我何太急

吳書曰顧悌毎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而讀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毎得殘碎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

又曰高士郭文入山恒著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使致葦布衣不納　又曰江湛字徽深爲吏部尚書家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　又曰謝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即位手詔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粗故誠乃書曰高帝即位手詔賜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齊素懷有本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　又曰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儀形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又曰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杲六軍戒嚴應須紫

服左右欲營辦瑱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更製檢取果得焉　梁書曰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庭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褫　又曰張嵊稷之子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　又曰何敬容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故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儉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又曰任昉爲

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到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遊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裾衫迎之　又曰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　後魏書曰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著紅羅襦繡作領碧袷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若百戲衣忠曰臣少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上曰人之無良至此乎　唐書曰肅宗性儉嘗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　又曰和政公主代宗以主貧詔諸節

度餉億主一一不取親紉綻裳衣諸子不敢服紈綈
曰廬懷慎服無文綺之飾　又曰陸贄帝親倚至解衣
衣之同類莫敢望
客冬垢衣敗服獨武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　唐國史
補曰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
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縑令作寒服　又曰韋太尉皐
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
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　唐書曰蕭復傳常衣垢敝
又曰柳公權嘗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
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
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
節爾　又曰文宗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婦人
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領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
聞閭閻之間袖闊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裾曳四尺今
曳五寸初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澣得罪德裕
因而奏之　又曰李德裕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二
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　又曰漢陽公主文宗尤惡世
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
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者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
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賞戰士由是散于人間內

外矜似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
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　又曰韋澳一日召入
屏左右問曰朕于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
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荅曰若謀之外廷則太和
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
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爲一矣　又曰
夏侯端壽春人王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
印綬召端解衣服以贈端曰我天子使寧污賊宮邪非
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　又曰張仲武范陽人子
直方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中功第一今直方百

口不自存每內宴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
少優假　又曰周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
潼關畜產財物皆盡官吏至有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又曰開成初李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
衣擊大毬于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又曰盧均玩服不爲鮮明　又曰李貞素衣服甚鮮
明　又曰來子珣遷遊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　又
曰唐咸通末淮南李公游江舟子刺船誤爲竹篙所濺
水濕近侍衣李公爲之變色裴餘慶時佐幕適在坐遽

獻詩云半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　又劉允章本傳曰咸通中允章爲禮部侍郎試諸生及進士第並謂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　五代史曰前蜀王衍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　又曰揚行密嘗過楚州臺濛盛供帳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慙　說寶曰宋宰相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蓋和凝五代時舉進士名

居十三故也後質歷官皆與凝同作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朱子語錄曰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陳在館職當司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爲于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凍病而死　聞見錄曰邵康節先生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敕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遣官再辭朝章且謝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縮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

閒幅巾縚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衣服三

卒歲

禦寒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箋曰八月則當績也楚辭

龍文

虎頭漢書曰王莽地皇三年正月丸廟蓋講成納神主莽謁者大駕乘六馬以五綵毛爲龍文衣至長安有三老上章曰見陛下其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衆虎頭衣以畏三老

疑衆遠子

禮記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殺無赦不以聽注云爲其害大辭不可明晉太子申生率師公衣之偏衣狐突曰衣之尨服遠其躬也罕夷曰尨奇無常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怪也

四時千里

拾遺記曰宋景公懸四時之衣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飾又月令春天子衣青衣夏衣朱衣秋衣白衣冬衣元衣又五時衣詳上詩曰求縶千里之征衣

懸鶉

盤龍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懸鶉宋太祖遠軍十四衣賜之

外府

半塗

說苑曰魏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奉使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衣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雞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趣具駕曰賜之衣非以爲寒也欲召擊也無謀故遣子以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隋時內官多服半塗即今長袖也

五銖

三褚

博異記曰客文本家有扣門青衣語漢晉間事問其服不見掘之墓中得一古錢云上清童子冠青圓角冠衣上褚云上清五銖服也門牆下不見掘之墓中得一古錢乃漢所鑄也漢文帝賜南粵王佗上褚二十衣注以綿裝衣下褚二十衣曰褚

衣文繡

服纖

羅墨子曰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衣必文繡又孟子曰不願人之文繡也阮籍詠懷詩曰西方有

佳人皎若白月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作轉輪懸閣上其巔作祠谷留止其旁食芝草飲神泉著鹿皮衣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于市

聘妻投其奩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曰鳥獸解毛可績而爲衣其遺粒足食也

彰五采

施五法

虞書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

故聖人服之

衣青布

持黃羅

三輔決錄曰王邑爲從事奇求

象乾坤

制應規矩

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著鹿皮

績獸毛

列仙傳曰鹿皮公者

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舉山上有白府君請木工作轉輪懸閣上其

王隱晉書曰老萊子爲楚王所

聘妻投其奩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曰鳥獸解毛可績而爲衣其遺粒足食也

彰五采

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

已施故聖人服之

衣青布

持黃羅

三輔決錄曰王邑爲從事奇求

蔣詡女盛服送之詡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父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爲此也

士徐延年平陽人也見列仙傳曰道

日五日三更之時月明見人持新黃羅衣云延年五

取

衣服四

甚偉

漢書曰四皓隨太子入朝衣冠甚偉

大肥白如玉帝一見而美之與衣服甚鮮遂赦

之爲築中天之臺日日霍光玉衣臥乘死上亦

珠服

左思吳都賦曰士居則珠服玉饌

紵衣綈服

鄭崇縗華

漢書

綺衣

遺使

文衣

采衣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

制形

爲道者量腹而食制衣

稱德

柳公綽服稱德修則生慢

縹衣

揚雄反騷曰矜大醫箴曰衣之日翠衣玉帶劒履縞舄

翠衣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出衣錦而入藏文于內則不可也

藏文

呂氏春秋曰被褐而懷玉

旌禮

傳曰服以旌禮

昭儉

昭其儉也注儉而有度

明度　昭其度也明也

周禮曰太宰以九式羣服之式用財之節度羣飲食也

問儒　哀公問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鄒丘不知儒服識異言

去地　漢朱博字子元爲太守教官屬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褎袂也

回肘　禮記曰深衣袪可以回肘言寬

晏衣　舜文王之衣

禹惡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晏濬　禮記曰季平仲濬衣溫以朝君子以爲臨

鞠衣　禮記曰衣服在躬而不得其名爲冏注冏曰子事父母衣

請綴　又曰衣裳綻裂紉綴請補

掌縫　周禮曰縫人掌王宮縫事

衽服　川美人華麗之衣也　又詩曰新妝衽服照江東　又鄒陽上吳王書曰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擊

衣捕　襄子既滅智伯以刺襄子不中後伏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遂得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襄子義之付之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劒

衣縫　拔劒三躍呼而死

皆流涕　易衣禮記曰儒有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朝服　晉輿服志曰漢制一歲五朝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服常服絳衣以從翟以來名爲五時朝服今止給四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鄉人　論語曰吉月必朝服而朝

廟服　又云公特進列侯卿大夫世婦中二千石夫人紺繒立于阼階

命服　出禮記賜

游服　游燕之服也

弁服　禹貢曰島夷卉服

美惡　叔孫通曰服美不稱必以終

素衣　素衣緇裏衣化爲塵也

題衣　拾遺錄曰任昉年十四時學無常師合意者題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纔麻萬以自照觀書有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時人服飾部

謂任氏爲經苑

振衣　不能寐振衣而起也詩曰振衣遊雲闕古詩曰振衣千仞岡

元服　今月吉日始加元服冠也

初服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初始也謂未仕時清潔之服也

盛服　左傳曰晉趙宣子盛服將朝

奇服　屈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兮

微服　堯微服而過宋

褻衣　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饘而不食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爲陳子斯遂徹之

素衣　漢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爲鮮明而還從所載不過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不敢見舅姑其奢也傳曰以儉爲德以奢爲恥吉素衣素冠以朝天下服其廉而怪之

綴衣　書曰虎賁綴衣

輕衣　黃庭堅詩曰已剪輕衣換袍袴

更衣　容齋隨筆曰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爲姻賓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有更衣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嘉服　冠則褒禮未畢

端服　謂整服也

袪服　姣服皆好衣也

牛衣　漢王章學長安疾病無被臥上封事妻曰人當知足邪眾下廷尉死牛衣編詩曰寫服長悲悴貧者之服也

三衣　圓覺經曰一曰僧伽梨即大衣也二曰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曰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若呼七條編衫裙爲三衣誤也

兼衣　謝惠連雪賦曰御狐貉之兼衣

雪衣　蘇軾詩曰記得龍放雪衣鸚鵡也

金衣　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葉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唐明皇謂鶯爲金衣公子

元衣　龜曰元衣督郵

烏衣　燕子國唐詩曰烏衣巷口夕陽斜

雲衣　天上浮雲如白衣

垣衣　廣雅苔衣謂之垣衣垣曰垣衣

治服　詩治服看經畫美女之治服也

荷衣　離騷曰製芰荷以爲衣兮

艾衣　燕史雜記曰五月五日午時采艾摘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遺主諸之審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

素衣

陸機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謝元暉詩曰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素服 左傳曰秦伯素服郊次

羽衣 赤壁賦曰羽衣蹁躚長歌曰蕤賓破寒裳羽衣曲

蘿衣 山居士野人之服

象服 詩曰象服是宜法度僧一祖摩訶迦葉傳至三十二

傳衣 佛祖統紀曰釋迦佛生四十九年將金縷僧伽黎衣傳與一祖摩訶迦葉傳至三十二

寶衣 陸倕石闕銘曰棄彼寶衣

儒衣 屈朐布綿花心織成

儒衣 冠沛公使人謝曰方以儒人食其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者也

深衣 衣道者明易

又麻

麻衣 天下爲事未暇見儒

操製 漱滌

漱滌 禮記曰衣裳垢汚則洗之

華章 劉禹錫集曰顧逢掖之貴服

桂嶽 嶽楊錯雜美女服也

璀璨 賦曰披之衣之

繡衣 謝靈運詩曰衣表白執淨親美女

纖柔 文選曰衣表白執領盼增輝

緇衣 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素衣 洛緇塵染素衣

長裾 賦曰羽衣褊躚長裾曲

羅衣 女羅衣破霓裳羽衣曲

象服 詩曰象服是宜法度

素服 左傳曰秦伯素

文衣 謝惠連晉代之賢鶡冠下潘實懼曹風之刺

龍綃 杜陽編曰唐元載寵姬薛瑤英衣龍綃衣一襲無兩博之不盈一握

質孫 元史輿服志曰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內庭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無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暨翫人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別蜵不同總謂之質孫云

緌領 淮南子曰古者有蹙而緌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執袪 西極之國有化人來貢幻術能自斷其首使其臣捧之而行謂之不死之民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而止

蘇苗衣 唐方干詩曰松崗蘇苗衣我采露葵供皆仙服也

丹霞衣 詩曰竹綠丹霞衣女昌母聰明有典教二婦入門皆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襄陽耆舊傳曰王昌字公伯爲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是任城王曹子大女史婦是尚書令桓階女令變服下車不得踰侈後階子

蓮葉衣 詩曰披我丹霞衣裳衣隱士所服也

金縷衣

王式婦相嘉此之曰其婦嚴固不聽善爾不須持法犯人家法蘇軾詩曰把酒一聽金縷衣 隱居

服虔鴻遯山賜隱居服光曰妄自有隱居之服 古人服上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道家衣宋玉禹儛詩曰漁家船舫道家衣 越羅衣人猶舞越羅 哀祖服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氏皆衣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殺之公遂以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殺之公遂以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殺之公遂以

賣縣弧箕服之人得褒女後以獻幽王贖罪是爲褒姒

衣象天 帝王世紀曰黃帝始去皮服爲上衣以象也冬曰鹿裘夏曰葛裘 韓子曰堯之有天下

朝新暮敝 桓譚新論曰楚之鄂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爲朝衣鮮而暮衣敝 說苑曰秦王以五百地易鄢陵鄢陵辭而不受使唐侯謝秦王怒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侯怒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荷衣蕙帶 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 **鱗衣霓裳** 又曰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曹植與陳琳書曰被衣而白霓裳注魚鱗衣雜五采爲衣如鱗文也白霓裳素練也

雲衣虹紳 漢書曰王莽以唐尊小褒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紳

布衣韋帶 鄧析子曰布衣韋帶之士不入諸侯之門 說苑曰秦王以五百地易鄢陵鄢陵辭而不受使唐侯謝秦王怒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侯怒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荷衣蕙帶 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

鱗衣霓裳 曹植與陳琳書曰被衣而白霓裳注魚鱗衣雜五采爲衣如鱗文也白霓裳素練也

雲衣虹紳 漢書曰王莽以唐尊小褒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紳

唐尊小褒 漢書曰王莽以唐尊爲太傅尊以國

寬饒短衣 蓋寬饒字次公左馮翊司馬出殿門斷其單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即日按行徧十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在衛十年不製衣服

夏葛冬裘 韓子曰堯之有天下

敝帷不棄 漢書曰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爲帝在焉故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裘見不敢易服

衣無文繡 晉中興書曰中宗嘗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孟子曰不願人之文繡

擇不取賈 世說曰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故桓大笑著之 闕澗衣服擇不取賈

不著新衣 詳衣服二

不過囊衣 詳衣服二

布衣飯牛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守陋閭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堅拒弗聽魯君乃自往見之於其家顏闔方飯牛 魏志曰秦始三年議郎殺灼上疏理鄧艾曰值歲凶旱艾爲屯田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心盡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力

烏衣率士 漢書曰韓信既平齊項羽使武涉說信信謝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幸爲信食食我以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以歆與劉喜俱詣洛陽世祖見歆與之大歡即解衣以衣之

詔賜御衣 續漢書曰楊賜以病罷居

世祖解衣 東觀漢記曰來歙與世祖同服飾部

無何拜爲太常詔特賜御府衣一襲

晉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帝詔特賜御衣又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奉羹汚衣

後漢劉寬夫人試寬令恚何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羹汚寬衣寬不怒徐言曰羹爛汚朝衣寬不怒徐言曰羹爛汚朝衣

對竈

東觀漢記曰上聞王郎軍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上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上對竈

使作徒衣

後漢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後屬縣使作徒衣

傭作賊衣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朝歌賊寗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裾爲識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詡乃潛遣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服咸稱神

偪下僕

禮僕廷也偪葉反僕甲

黜華尚素

士不衣織

織染絲音志

賈無衣錦

高帝詔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穀絲紵罽操兵乘車馬

寶玉之衣

詩管子曰身衣以樂雨火

入羔陵化寶衣

襏襫之衣

草衣襏襫一云即薛荔衣也

簞衲衣

南唐近事曰韓熙載放曠不羈著衲衣負簞令門生舒雅執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

簾爲妓衣

晉侯賣妓妾無衣每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原既非常服

難遮明刑

桓公好紫衣

尹文子曰齊桓公好紫服齊國盡服之

景公衣黼黻

晏子曰景公衣黼黻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孝已視厚薄

孝子博曰尸子曰考已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扵之高卑愛其親也

老萊服斑斕

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常服斑衣爲嬰兒戲

詔卓茂一襲

東觀漢記光武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賜安車一乘衣一襲

賜周瑜百領

吳書曰孫權每賜周瑜諸將莫有及者

犯劓者赭衣

尚書大傳曰庶刑云

大辟者布衣

既同聚鷇之尤

布衣之儉見彼汲黯

宜及維鷇之刺

韋袴之敝聞之祭遵

儉不曳

婁雖聞諷于蟋蟀　奢而好潔亦見刺于蜉蝣　狐裘之陋雖致誚于齊相　麻衣之侈亦見刺于曹人

衣服五

原詩魏曹毗夜聽擣衣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擾輕素朗杵叩鳴碪清風流繁節廻厲灑微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雞羽烈烈寒蟬啼夕陰結空幕宵月皓空閨美人戚裳服端飾相招擣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簷高碪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發兩袖輕汗染雙題　增梁武帝擣衣詩曰駕言易水北送別河之陽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綠謬始知紈素傷中州木葉下邊城應早霜陰蟲日慘烈庭草復芸黃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嫋嫋同宮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腕弱袖低紅粧朱顏日已興盼睞色增光擣以一匪石文成雙鴛鴦製握斷金刀薰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持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入腸　原王僧儒咏擣衣詩曰足傷金管遠多愴緹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擣寫漁陽曲別鵠悲不已離鸞斷

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雁足　柳惲搗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枕悵憂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鶴鳴勞永歎採綠傷遲暮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綠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杵散氣爽夜礎鳴瑶華隨步響幽蘭逐袂生　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靡比洛妃香纓麝帶逢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猶賢漢君方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費昶華光省

中夜聽城外搗衣詩曰閭閻下重開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發浮聲繞雀臺飄響度龍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家佳麗似朝霞圓瑞耳上照方繡領間斜衣燻百和屑鬢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縵舒龜鶴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　魏溫子昇搗衣詩曰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蠨蛸寒邊絕候雁鶯鳥樓上望天狼　周庾信夜聽搗衣

詩曰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畫日
明小鬟宜粟縝圓腰運纖成秋碪調急節亂杵變新聲
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絶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
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並結連支纓雙穿長命針倡樓
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又曰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
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
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唐杜甫端午日賜衣詩曰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
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裴
說寄邊衣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
霜風殺柳條濃陰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
閒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
寒雁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幅齊紈又懶裁離腸
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
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箋
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 于
鵠秋衣詩曰篋中有秋帛裁作遠客衣縫製雖女工尺
度手自持容貌常目中長短不復疑針縫密且堅遊客
多塵緇意欲都無言辭澤耐歲時殷勤託行人傳語慎
勿遺別來已年老亦聞鬢成絲縱然更相逢握手唯是

悲所寄莫復棄願見長相思　宋楊萬里曬衣詩曰亭午曬衣晡褶衣柳箱布襆自攜歸妻孥相笑還相問赤脚蒼頭更阿誰　元曹伯啓澣衣圖詩曰靜女思歸寧澣衣拜高堂隱士履貞固濯纓視滄浪苟有涓潔心憔悴猶姬姜常懷濟時策進退皆康莊　熊鉌搗衣曲曰北望悠悠音信少空房念遠心常早流螢煜煜夜稍清塞雁嗈嗈寒已到細絲清水練方新在施半濕日中明隔籬翁媼寐不熟月落尚聞砧杵聲將軍錦帳環歌舞百戰尚遲歸寸土老農肩米肉成瘡思婦裁衣淚如雨李俊民搗衣詩曰一夕秋風雁過聲鐵衣辛苦向邊

城將軍不用和戎計雙杵休辭月下鳴　趙孟頫聞搗衣詩曰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首着總肥宛腰裹琵琶曾泣漢嬋娟人間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　陳基裁衣曲曰殷勤織紈綺寸寸成文理裁作遠人衣縫縫不敢遲裁衣不怕剪刀寒寄遠唯憂行路難臨裁更憶身長短只恐邊城衣帶緩銀燈照壁忽垂花萬一衣成人到家　鄭允端擬寄衣曲曰男兒遠向交河道鐵馬金戈事征討邊頭八月霜風寒欲寄戎衣須趁早急杵清砧搗夜深玉纖銅斗熨帖平裁縫製就衣襖裙千針萬

線始得成封裹重重寄邊使爲語夫君奮忠義好將功
業立邊陲要使聲名垂史記　張端搗衣詩曰爲搗清
砧素令人念蓁砧近寒將雁至入夜見蛩吟霜月三更
杵關山萬里心金風何太弱不與送餘音　宋无寄衣
曲曰征衣須早寄遥憶蓁砧寒莫訝啼痕少相思淚已
乾　倪瓚素衣詩曰素衣涅衣在彼公庭載傷迨隘中
心怔營彼苟者虎胡極爾氓視民如貤寧辟尤詬禮以
自持省焉内疚雖曰先業念母盪失守而不遷致此幽
鬱身辱親殆孝違義屈蔚蔚荒塗行邁靡通雖雖鳴鳳
世莫之逢夕風淒薄曷其有旦吁嗟民生實罹百患先

師遺訓豈或敢忘簞瓢稱賢樂道無殃予獨何爲悽其
悲傷空谷有芝窈窕且廓爰宅希靜菽水和樂載弋載
釣我心不怍安以致養寤寐憂修我初服息焉優游

賦　唐李程衣錦褧衣賦曰君子制服兮損益以時秉
衣錦之特麗必尚褧裳可持異彼佩環有以文爲貴者同夫絺綌必特表而出
之察其所以亦將有旨願無伐善俾其蘊美衞詩既作
且賦于頌人之篇匪服是加則瑩乎彼其之子異狐裘
而羔袖比綠衣而黃裏蒙纖縞而不隔籠渥彩之可擬
彷彿兮若豹姿之藏霧隱映兮似珠光之透水徒有美

于爛然孰可詳其蔚矣故服之無斁終然允臧當斐然而入用懼學製以見傷知我者謂我隱蔽文章不知我者謂我顛倒衣裳曾不念順之則理的然而亡自類韜光不耀孰云欲蓋而彰比乎繪事後素勿矜爲寶不有外者何以混其色不有内者何以蓄其藻雅符含章之德不愆盡飾之道服既美矣人亦宜然等誠明之道合同出處之義全亦猶絜矩之士窮而不濫蘊貞明體恬淡昔有喻于讒口何以自明今不衣而夜行寧惟逮暗是知大象既分先質後文德爲道用靜爲躁君不銜昭質退藏于密匪同龐服之奇自契黃中之吉彼無褐空

念于卒歲此成章不俟兮終日未若賦衣錦之褧衣爲終身之自律　李子卿府試授衣賦曰九月肅霜山靜風落天高氣涼蟋蟀入兮堂戶近鴻雁飛兮天路長欲備歲之無衣無褐始禦冬而載元載黃命婦女事爲公子裳若乃田畯入室居人在巷警殺氣之秋憫切嚴霜之夜降物藏于時人感于是雖懷有稔而及節亦念無衣而在此績我絲麻具爾紈綺將備服之縹素豈徒事夫紅紫則知王者之德聖人之思禮法在矣古今以之事陳王業功當天時澤及周王之道歌得幽人之詩既而滌場宮室熏風乘其農閒以入室處爰邀載績之功

始命縫裳之女摻摻柔脆札札鳴杼天寒夜靜既闕西
鄰之光月明更深齊度南軒之杵夫如是事合其制禮
亦有序物響政方人知義所將前規不昧故斯事必擧
資爾績而卒歲是裳授余衣而窮冬可禦方今四隩既
宅九州攸同人悅物茂時和年豐男勤耕于稼穡女務
績于蠶工雖悅當今之化亦由行古之方于是彼其之
子各稱其服此生之物咸得其羣念彼及此務穡勸分
雖非後作抑有前云豈上帝之思我實下人之戴君客
有聞而歌曰天之高兮無不覆君之大兮無不祐生人
殖物既庶且富爾在于時爾茅于晝霜始降兮女工就
歲時窮兮寒衣授　張何授衣賦曰惟改歲之弘典爰
授衣于蕭霜稽月令之前制得豳詩之首章夫其損益
從時取其觀古人象元黃既績可以爲公子裳促機上
之寒杼發桑間之懿筐零露既溥白霜夕降聚于燎火
無資于借人勸其功傭俾率于同巷爾其敦質素黜華
靡詡葛屨之儉嘲笑麻衣之浮侈裂素之潔既無取于
流黃我朱孔陽復何爲乎惡紫荀貍製之可識諒羔羊
之在此且德惟稱服道在隨時惜光陰之暮矣恐絺綌
之淒其會斯蠶績取彼狐貍既申之以雜佩又組之以
素絲信物之美者惟君子宜之借如輕裘被服之客織

手縫裳之女畫剪綺紈夜調砧杵微芳發素袖舉絲兮
衣兮爰笑爰語莫不遵向晦以宴息樂盛陰之室處於
戲聖實作則皇惟降衷禮章度數服制卑崇鑒羔袖之
非類慎鷸冠之不中豈可襄然充耳不念女工俾僭亂
以陵上興怨言于大東而已是以帶裳表儉黻冕昭文
襲緇衣之改造追補袞之清芬故能宜象服集元纁將
菲薄以爲寶豈浮奢之足云有守道固窮至圖未就辛
歲無褐憂心如疢四時迭運竊獨悲此凜秋萬物有託
子何爲乎巖岫空負悲哉之感徒爲哿矣之富儻有殫
冠之期不忘緣袍之舊

周存賦曰二儀斡化兮四運

環周大火中而退暑白露泫而成秋元鳥去巢望雲海
以幽墅旅雁違漠指烟江而遨遊農事云就婦功聿修
感蟲鳴之促織念客恨之衣裘慮之云誰彼姝者子弄
機杼以成績秉刀尺以循理揣其修短運纖手以俱營
善乃規模敏惠心而獨揆爾其上下有序度量有常咸
循故以取制豈崇異而違方隨貴賤以合則處元素而
有章伊四人之所授必九月之降霜彼美衣工獻華服
之楚楚彼都人士被狐裘之黃黃清霜既降商颷亦厲
衰草萎庭墜葉流砌氣蕭瑟以增冷天汰寥而澄霽雖
人將入室知所以戒寒而時或無衣則何以卒歲是乃

背幽風者無備蓐月令者有繼也若乃白日向昏愁雲四展歸鳥時聚斷蓬孤轉風生虛室之寒服念輕裘之善則晏平仲悔累年之未易桓將軍授新衣而不遣也爰有別江山之墨客遊他鄉而未歸驚歲序之云暮恨籌謀之尚違矧夫搖落秋聲淒切霜氣巡階除而不樂撫心曲而誰謂且士有知已而我獨無人皆授衣而我獨未因感時而增歎聊作歌以自慰歌曰愁霜落兮歲已終秋雁吟兮悲遠空短褐不完兮憂思充庭蕭蕭兮冷暮風

銘 晉傅元衣銘曰衣服從其儀君子德也衣以飾外德以備內內修外飾禮有制也

箴 漢蔡邕衣箴曰今人務在奢嚴志好美飾帛必薄細衣必輕煖或一朝之宴再三易衣私居移坐不因故服

啓 梁庾肩吾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推綠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燕領翩分鸞試顧采薪皆成留客

表 宋宋祁謝衣襖表曰冬籥乘辰裘官著令疾馳使驛臨撫塞屯並頒齊筒之良均挾吳綿之煖被躬且吉東帶有華伏惟皇帝陛下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師

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居泰軫窮當舒慮慘況淒其戒序必惻然動心特以濱寒沍嚴持兵戰露句傳溫詔緘褚紋袍爛然晝鮮煦若春至矧部校什長賜各有差僻壘窮鄣悅而忘苦振裾交抃聯襼相趨和氣暢肢顧折膠而何畏大恩壓已憂稱服以爲難有可仰酬不知輕殞　鼂補之謝賜春衣表曰勾萌畢發慶賜可行土牛久飾于送寒豳籥未歌于迎暑乃眷造庭之願爰開在笥之良肆有等差均于覆被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政育物爲功卉皮自適于陰陽氄毳同和于天地既陶無外之化亦霑感若之恩織簾亂流豈惟加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妝矧是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帛之珍君賜足榮不歎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逃終襓之三誓各糜捐以圖報稱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三